

念故人哀兆槐

喬家才

患難同志先後凋謝

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一日，王兆槐（字鐵厂）兄也去了。他久病，人們不以為意，我不知他住醫院，不曾去看他，未能見最後一面，甚以為憾。近二十多年來，共過患難的軍統局同志，一個接着一個，先後凋謝，人生如寄，令人感歎。

重慶時代，三位重要的內勤幹部，主管鈔票的會計室主任湖南徐人驥，他是力行社特務處成立不久，由軍事委員會軍需方面派來的。秘書兼第一處處長湖南徐業道，主管行動司法等業務，抗戰勝利後任國防部軍法局局長。立法委員安徽劉啓瑞，北京大學畢業，在北大求學時，因借書和管理員毛澤東衝突，狠狠揍了毛澤東一記耳光，這是他一生最驕傲的傑作。他任軍統局秘書多年，極為戴雨農（笠）將軍所敬重。民國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，我在太行山工作，得他們三位大力支持，始能順利完成對敵任務。

黃埔第一期老大哥陝西馬志超，抗戰時任蘭州警察局局長，我去蘭州任軍統局甘肅站副站長，經常見面。他是西安事變時的西安警察局局長

，幾乎被楊虎城捉去活剝皮。二十九年他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，我奉派為政治部主任，因改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，沒有和他同往第三戰區。抗戰勝利後，他由交警總局副局長而局長。他是華陰縣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。

湖北劉培初黃埔第五期同學，係軍統局具有特殊性格和特殊作風的人物。我們係由意見衝突而成為知己的同志。我遭難後，他正任綏靖總隊

總隊長，紅的發紫，對我多方營救，非常熱心。湖北吳景中，留俄，抗戰末期他任蘭州第八戰區

調查室主任，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將赴陝

視察，時我任陝中訓練班副主任，因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正同我鬧彆扭，不通知我

，幸景中兄前一天電告，魏德邁要到我們訓練班視察，我才能稍有時間準備。勝利後，他任保密

局天津站站長，我任北平站站長，不幸又成了坐牢的難友。河南劉藝舟黃埔第六期騎兵科畢業，

修武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原為軍統局河南負責人，二十八年我赴華北督察工作，他調任北平區區

長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，因尚未正式接事，幸免於難。後任第八戰區調查室主任、財政部緝私署

河南緝私處處長、河南省保安副司令。河南王公簡（撫州）係正陽縣選出的國大代表。抗戰時我們同路由寶雞到重慶，當時他係陝西蒲城縣縣長，很有政治家的風度。後來他任財政部緝私署秘書，我任陝西緝私處處長。戴雨農將軍辭去兼署長，他改任財政部貨運管理局副局長，我任軍統局局長辦事處主任。

陳祖康撰黃埔校歌

河北陳仙洲和張公度（家鎔）都是北方之強，抗戰時期，仙洲曾任軍統局平漢路北段破壞總隊總隊長，勝利後任天津稽查處處長，來臺後曾任警務處處長。張公度係南皮縣選出的國大代表。勝利後任十一戰區調查室主任，隨前進指揮所到達北平，很巧妙地逮捕了「南京大屠殺」的日本主要戰犯酒井隆，解往南京，在雨花臺正法，大快人心。

廣東吳勁夫（廬憲）黃埔第一期畢業，為參加軍統局工作最早之同志，曾任華南區特派員，鄭介民為華北區特派員。後在上海負責，兼淞滬警備總部偵查隊長。二十五年兩廣事變，不流血

事變解決，他和黃埔第三期同學謝鎮南、張輔邦都是有功人員。吳迺憲和張輔邦都是國大代表。

立法委員浙江姜次烈（紹謨）北大畢業，爲蔡子民先生得意門生。十五年北伐，他策反浙江省長夏超成功，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委員、浙江省立法政專校校長。參加軍統局工作後，任渝特區區長，滬二區區長。福建陳祖康留法，爲詩人、文學家，黃埔校歌就是他在黃埔政治部工作時所撰寫的。他任滬二區書記，繼姜紹謨任滬二區長。滬二區電臺被日本憲兵隊破獲，他找陳公博出面，才把日本憲兵隊堵回去，勝利後，他對陳公博無能援助，引以爲憾。陳祖康係漳平縣選出的國大代表。

山東王席珍（志超）係高唐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黃埔第四期，在青島工作時，被日本憲兵逮捕，解到北平，關在砲局監獄，幸未被殺害。勝利後，我們從美國考察返國，路過青島，他正在青島警察局局長，陪我們遊了勞山。山東王崇五留俄，是我坐牢時，唯一代表官方機構探望我的人。他怕人家對我下毒手，一再叮嚀我要小心。其實他來自很高的機構，他來看我，已經給我做了很大的保障，不再怕人暗下毒手了。

王魯翹退休死車禍

江蘇徐致陶（志道）係海門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黃埔第四期，曾任憲兵司令部總務處長、憲兵團長，赴日本考察憲兵。參加軍統局工作後，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、別動軍總司令、交警總局副局長、保密局副局長、局長。江西喻純青（耀離

）係萬載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黃埔第五期，歷任軍統局贛南組組長、江西站站長，西安事變時，任西安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長，被捕後，機智逃脫。後任招商局護航總隊長，淞滬戰爭爆發，擔任特別任務，成效卓著。湖南金拙夫（遠詢）資興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抗戰時任第九戰區調查室主任。

衡陽保衛戰，第十軍軍長方先覺苦守四十九天，兵盡援絕，城破被俘，金遠詢將他營救出來，成爲抗戰佳話。浙江毛萬里任北平區書記時，我任北平第一站站長，七七事變第二年我調後方工作，他曾任區長，後任東南辦事處主任、第三戰區調查室主任。勝利後，我們一同赴美考察。

江蘇陶一珊、四川樂書田（幹），均爲軍校六期，爲軍統局主持訓練的重要幹部。陶從臨澧訓練班到中美訓練班，主持訓練多年；樂任中美合作所重慶特警班副主任，以訓練刑警幹部。來臺後，都曾任警務處處長，說也奇怪，兩人都因中風，半身不遂，不能言語，臥牀十多年，令人心酸。

山東王魯翹是軍統局勇士，爲阻止汪精衛投敵叛國，做日本軍閥的傀儡，河內除奸，在越南坐牢多年，一直到抗戰勝利。來臺後任臺北縣、臺北市警察局局長。臺北市交通秩序欠佳，我說他的交通科長不行，他很不服氣，和我爭執，結果退休後死於車禍，令人痛惜。福建劉戈青國立暨南大學畢業，勇而有謀，膽大心細，熱愛國家，視死如歸。抗戰時期，和敵僞纏鬥，在上海被捕，漢奸李士羣愛其才智，感其俠義，而不忍殺害。他的故事可歌可泣，動天地而泣鬼神。來臺

後任警務處副處長，組織刑警總隊，遭妒忌，頗受打擊，抑鬱以終。

六十年前反共訂交

我和兆槐兄是整整六十年交情的朋友，我們是在共產黨壓迫之下結合的。他是黃埔第四期步科，我於民國十五年八月入伍時，第四期還沒有畢業，正在做畢業野外演習。

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，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，共產黨李大劍（守常）還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，他曾在大會發表聲明：「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，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革命事業，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，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。」

這就是共產黨在當時整天宣稱的總理「三大政策」之一的「容共」，不讓不滿共產黨作風的人說共產黨的不是。現在他們改變了口吻，不再說國民黨「容共」，而叫成「國共第一次合作」，以便提高共產黨人的身分。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開學的黄埔軍校，現在共產黨說成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」，並於民國七十三年（發行紀念特刊，硬要把黃埔軍校說成共產黨也有份。

共產黨不但派許多黨員混進黃埔的學生行列，許多重要共產黨頭目如周恩來、毛澤東、惲代英等也在黃埔進行共產主義化。現在他們說黃埔是國共合作的黃埔，也正說明他們當年早就有此陰謀和計劃。

民國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黨在黃埔成立

了外圍組織「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」，作為擴大共產黨組織的工具。國民黨同志成立「孫文主義學會」，以為對抗。這兩個組織在第三期、第四期衝突鬥爭得最激烈。第六期入伍時，這兩個組織已被解散，但第四期同學詳細告訴我們過去的鬥爭情形。兆槐就是孫文主義學會的一分子。

共產黨的氣氛，逐漸籠罩一切，武漢方面更為惡化。黃埔軍校成了一面倒，完全被共產黨控制。政治部主任熊雄、入伍生政治部總教官廖戈平（共黨中委）、政治教官蕭楚女，施存統等都在進行思想改造，而特別黨部掌握在共產黨手裡，成為打擊國民黨同志的工具。教育長方鼎英中將好像很聽共產黨的話，他在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」寫了一篇「我在軍校的經歷」，大罵鄧文儀、胡靖安、陳超和我。他說：「胡（靖安）、鄧（文儀）、陳超（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）、喬家才（山西人，軍校五期畢業生）硬給我高升一期」等極端反共分子，遂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，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。」

前幾期同學不滿方教育長偏袒共產黨，向校長蔣公告了他一狀，是事實，組織倒方集團則是方先生自說自話，為自己臉上貼金。因為受共產黨壓迫，不能不自衛，第一期同學會擴情、黃珍吾、宣鐵吾、鄧文儀、林英、邢國福，第二期陳超、胡靖安，第三期周復，第四期葉維、王兆槐等都成了抵抗共產黨的中流砥柱，也就是我以第六期入伍生能和許多前期同學認識結合的原因。所以我和兆槐兄不是平凡之交，是早在參加

軍統局工作之前，因受共產黨壓迫而結合的同志。在參加軍統局工作以後，關係就更深一層了。

戴笠將軍特殊戰法

日本軍閥繼七七盧溝橋事變，於八月十三日又在上海挑起淞滬戰爭，企圖迅速佔據上海，進逼南京，好迫使我們訂城下之盟，以達速戰速決的侵略目的。我們的戰略則是全面抗戰開始，就要抗戰到底，絕不中途妥協。在淞滬戰場上，我們決定堅強抵抗，以粉碎敵人三個月亡中國的幻夢，好讓他們知難而退，結束戰爭。

戴雨農將軍在淞滬戰場上，要發揮他的特殊戰法，協助正規軍作戰。先號召上海名流，軍政工商界領袖，發起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，支援抗戰，並組成五個支隊別動軍，以後改成忠義救國軍。又將喻耀離的招商局護航總隊在上海的四百多人，予以特殊任務，組織浦東小組，搜集浦東方面的資料，組織敢死隊六個組，每組五人，偷襲虹口北四川路日本佔領區，使敵人防不勝防，頗奏奇效。又令搶運存在浦東倉庫的物資和汽油，不使資敵。這項工作到九月間，改編為京滬警備司令（先後為張治中、朱紹良、張發奎）部巡察大隊，編成一百個組，每組三人，分別進行保護電話線、橋樑，救護被炸傷的軍民，協助憲兵維持地方秩序，嚮導新到的部隊進入陣地等等工作，對淞滬戰爭幫助很大。

當時王兆槐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（司令為楊虎），戴將軍交給他一件任務，而且必須完成，這項任務非常特殊，奇妙到不可想像。戴

將軍老早知道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倉庫內儲存着許多武器彈藥，他現在要組織一萬多人的別動軍，倉促成軍，所需要的武器供應怎樣解決？他在組軍一開始，就成竹在胸，他要就地取材，利用敵人的武器去打敵人，要王兆槐在一夜之間，把三菱和三井倉庫的武器彈藥搶運到南市，去裝備別動軍。

王兆槐黃浦灘奪械

王兆槐很興奮，這是多麼偉大的一項任務，多麼够刺激。他就稽查處和招商局護航總隊內，挑選了四十名年青力壯，膽大機警，保證能完成任務的幹部。又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駁船，由陳邦國、劉耀、鍾鐸人等分別率領，進行工作。

敵人兵艦上的探照燈，不停地向倉庫方面照射，駁船進行，必須閃避探照燈，一不小心，就會被敵人發現。十八日夜晚九時，他們安全抵達倉庫碼頭。倉庫門上的大鐵鎖，鎖環比大拇指還要粗些。他們準備得很妥當，工具齊全。為避免發出聲音，先將鎖環用濕毛巾裹住，再用鋼鋸去鋸，差不多費了將近一個鐘頭，才將倉庫門打開。

倉庫內存放着馬牌曲尺左輪手槍、機關槍、三八式步槍，各種子彈，航空器材。四十多個精壯小夥子歡喜若狂，拚命地往駁船上搬運，直到第二天早晨三四點鐘，裝滿三艘駁船，馳往南市。

戴雨農將軍過人之處，就是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，他都不忽略。日本洋行的倉庫內儲存有武器，他能知道。而又有王兆槐這樣的角色，能够

在一夜之間，搬運來作爲倉促成軍的別動軍的武器，去對付敵人，妙不可言。

稽查處在南市白雲觀，一直到敵人抵達石灰橋，才奉命放棄。白雲觀關着警備司令部判了死刑的四十多名死囚。再過半個鐘頭，敵人就可抵達，這四十多人該怎樣處置？兆槐心想，他們都是中國人，現在我們被敵人侵略，殺害了多少同胞，現在連上海都保不住，何不放他們一條生路呢？他動了惻隱之心，於是打開牢門，放出這四十多人，告訴他們：「你們都是判了死刑的人，敵人馬上就要到了，我自作主張，釋放你們，希望你們以後好好做人，不要再作奸犯科，趕快走吧！」

韓復榘氣瘋馮玉祥

王兆槐在抗戰期間另外一件值得稱道的工作，是逮捕韓復榘。

抗戰開始，馮玉祥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，指揮山東的部隊作戰，抵抗由津浦路南下的敵軍。馮玉祥平時標榜抗日，現在全民族起來抵抗侵略，身爲戰區司令長官，很想好好打一仗。他指揮作戰的主力部隊，是韓復榘的第三集團軍。

韓復榘身兼山東省主席多年，守土有責，應當力戰，保衛山東。韓是馮玉祥的老部下，指揮起來，應當得心應手。況且黃河天險，天然的防線，在馮長官指揮之下，憑此天險與敵人周旋，大有可爲，想不到韓復榘硬是不賣老長官的賬，不聽指揮，要保存實力，不要山東，想退往河南。

馮玉祥氣的發瘋，祇好不再幹司令長官，請求政府嚴辦韓復榘，否則每一位將領都效法韓復榘，抗日戰爭還能打下去嗎？的確，爲了維護紀律，提高士氣，不能不辦韓復榘。軍事委員會下達了逮捕韓復榘的命令：「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不遵命令，放棄守土，勒派煙土，強索民捐，侵吞公款，收繳民槍，罪大惡極，無以復加。着即革除本兼各職，拿交軍法執行總監部，依法懲治，此令。」

這項命令交給軍統局執行。韓復榘手握好幾萬人的重兵，有恃無恐，並不是一個普通人，一紙命令就可以捉來受審的。必須防止意外，防止他憑藉武力抗命。更須顧慮的，他和土匪原賢二早有來往，如果他鋌而走險，投降了敵人，對抗戰的士氣民心，影響更大了。所以戴雨農將軍對於執行這項命令，非常慎重，一再考慮，周密計劃，不敢掉以輕心。並將實際執行的責任，交給王兆槐，這是最佳的人選。

緊急警報調虎離山

逮捕的地點，選定接近前線的開封。藉韓復榘來開封參加軍事會議，進行逮捕。王兆槐事先率領十二個得力的幹部，到開封布置一切。韓復榘乘坐鐵甲車來開封開會，車上有一個警衛連。這個連的武器，都是二十發的木殼槍，十分勁壯。韓復榘的隨身衛士，並不能跟着他進入會場，因爲參加會議的都是高級將領，沒有一個人帶着衛士進會場參加會議的。

開會不久，發出緊急警報，停在車站的韓復

榘的鐵甲車和一連衛士，躲避警報，被指揮馳離車站。隨帶到會場外面的衛士，也在躲警報時，被繳了械。韓復榘來時威威赫赫，不可一世，這個時候已成了孤家寡人，孤苦零丁。王兆槐的兩名勁壯小夥子，在韓復榘的左右，一邊一個，扶攙着他走到車站，上了給他預備好的專車，車上有一連湯恩伯的士兵，擔任警戒。專車急速向西開去，到鄭州不停，由平漢路南下一，一直開到漢口。從開封上車，王兆槐成了韓復榘的侍從副官，一直陪伴着他，生活在一起。

漢口的住處，早已佈置妥當，是一棟兩層樓的花園洋房。不過新客人不下樓，有王兆槐陪着吃飯、下棋、聊天，並不寂寞。

軍事法庭由七人組成，何部長敬公（應欽）爲審判長，秦德純、徐源泉等陪審，先後開庭三次，最後判決韓復榘處極刑，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武昌伏法。他的部隊由孫桐萱統率。第三集團軍的官兵，對於不曾抵抗，失掉山東，都感到羞愧，所以對韓復榘的死，雖然哀悼，並不同情。

一位陸軍上將，因不遵命令，放棄守土而伏法，非同小可，轟動一時，是全面抗戰的強心針，震撼人心，提高士氣。貪生怕死的帶兵軍官，也不能不自我檢點了。

走陰陽界搶運物資

抗戰到後期，後方的物資更爲缺乏，必須向淪陷區搶購搶運，才能疏解缺貨的情況。這項搶運物資的責任又落在軍統局。可是行政院副院長

中外雜誌

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却不以為然，他想管制茶葉、桐油等物資，有貿易委員會向外採購，有中央信託局，擁有大量的資金及運輸工具。經濟部又有工礦調整局、花紗布管制局，所以不主張另外再設立搶運物資的機構。

孔副院長不了解財政部和經濟部的這些機構，祇能做些物資調整和物資管制，並不能增加物資，更不能冒險到淪陷區搶購搶運。沒有機構，軍統局就不能放手去做。後來他了解了實際情況，決定成立「貨運管理局」，專責搶購搶運淪陷區的物資，以濟大後方的急切需要。貨運管理局之下設六個貨運管理處：河南界首、湖北三斗坪、浙江龍泉、福建南平、廣東韶關、廣西柳州。界首是北方通往淪陷區的樞紐，通過陰陽界（敵我交界處）到達隴海路，西到徐州，北可達平津，南可通上海。控制這一區域的偽淮海省省

長郝鵬舉，早經軍統局策反成功，聽命於戴雨農將軍。界首奇特地繁榮起來，地位重要。貨運管理局的界首「豫皖管理處」，王兆槐任處長，負責以界首為中心的搶運物資工作，這是在當時最為迫切需要的。兆槐根據管理局的工作方針，盡量給予商人跑單幫的便利與鼓勵，他們為蠅頭微利，冒危險，奔波千萬里，確確實實是為搶運物資而努力，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。

助杜月笙陷區購棉

按照規定，經過貨運處登記的貨物，憑登記證可以通行無阻，不再受檢查。貨物交給主管機構收購，按照成本加上運費雜費及應得的利潤，並不吃虧，可以立刻脫手，再跑第二趟。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貨運局和杜月笙合作，他在上海的人員組織通濟公司購妥六千件棉紗，每件四百磅，

決定三千件運到界首。由上海經京滬、津浦兩路轉隴海路荒僻小站十字河卸貨，這一段路程的安全由通濟公司負責，由十字河車站至界首一百五十五里路程的安全則歸貨運局負責，貨運局所依靠的是由郝鵬舉的偽軍來保護，安全通過。

從十字河到界首的運輸工具是人拉的架子車，每一輛架子車祇能運一件棉紗，五百輛架子車要往返六趟才能運完。每一趟需要四天。王兆槐整整忙碌了二十多天，六百件棉紗安全運到界首，再用卡車內運。這三千件棉紗不但要解決後方軍民的穿的問題，後方的紡織工廠，有了原料，可以繼續開工，也解決了社會問題。這三千棉紗安全到達後方，王兆槐有力焉。抗戰勝利後，兆槐任京滬區鐵路管理局警務處長、副局長、局長，軍事逆轉，回天無力。他是浙江遂安縣選出的國大代表，未能返回大陸，飲恨而亡。

聖文 文庫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

戚宜君 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饕客名士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御妻有術教子有方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龍游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錘百鍊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多幅，現已出書，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